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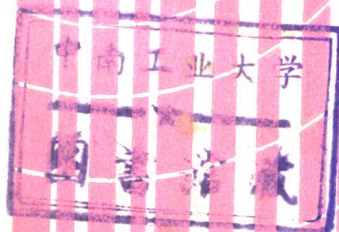
549862

电子大存

DIANZIBAO GONGSHI

全国首届电子捕鼠技术交流会

资 料 专 集



电子书刊出版发行中心



DIANZIBAO GONGSHI

全国首届电子捕鼠技术交流会

资 料 专 辑

电子书刊出版发行中心

前 言

人类和老鼠的斗争，恐怕自从“盘古王开天地”便有了。从“历史经验”看，这场“人鼠之战”也许要一直进行到地球毁灭为止。但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总是“万物之灵”的人类，而不是狡狴的鼠辈！

人类从自己的武库中，找出电子武器来对付老鼠的历史还不太长。一九八二年，《电子报》将电子灭鼠技术作为竞赛专题之一，在报上进行过讨论。此后，电子灭鼠技术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为了促进电子灭鼠技术的普及与提高，为了响应中央爱委会关于开展灭鼠活动的号召，今年初《电子报》编辑部与四川省电子学会、成都市电子学会、成都市卫生防疫站、成都市科技交流站、《成都卫生报》联名发出了召开“全国首届电子灭鼠技术交流会”的倡议。倡议发出后，立即得到全国各有关单位、部门和个人的响应与支持。这个“专辑”，便是这次会议获得成功的见证。

从“专辑”的目录和篇幅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所交流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把它目为“集当今国内电子灭鼠技术资料之大全”，恐怕也是当之无愧的。的确，不仅这次电子灭鼠技术交流会在国内是首次召开，就是这份“专辑”，在全国也是第一份较系统和全面的电子灭鼠技术文献汇编。当然，由于电子技术渗透到鼠害防治领域还不久，加之是首次召开这样的技术交流会，因此，这本“专辑”无论是在深度或广度上，都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有关电子技术在研究老鼠生理和习性方面的应用，在这本专辑里便几乎没有涉及；有关电声和电磁技术在灭鼠方面的应用，也语焉不详；就是所占篇幅较多的高压击鼠技术，也还有可改进之处，等等。这些都有待于今后补充和提高。

应当指出：与其他任何灭鼠技术一样，“电子武器”不可能是唯一的万灵灭鼠武器，它也有其局限和适用范围。但是“电子武器”的出现，无疑是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人类同鼠类斗争的武库。随着电子技术的普及和提高，“电子武器”定将在人战胜老鼠的“战斗”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威力。

感谢所有为这次会议提供帮助和撰写资料的同志。由于篇幅限制，许多文章或资料没能收入这个专集，一部分收入的文章也删节甚多，谨向这些作者致谢和致歉！

《电子报》编辑部

目 录

前 言

一、闲话老鼠	闻 征 (1)
二、我国主要有害鼠类的习性和分布	(15)
(一) 家鼠	(15)
1. 褐家鼠	(15)
2. 黄胸鼠和黑家鼠	(17)
3. 小家鼠	(18)
(二) 野鼠	(20)
1. 黑线姬鼠	(20)
2. 黄毛鼠	(21)
3. 草原黄鼠	(22)
4. 喜马拉雅旱獭	(23)
5. 长爪沙鼠	(25)
6. 布氏田鼠	(26)
7. 高原鼠兔	(27)
8. 黑线仓鼠	(27)
9. 中华鼯鼠	(28)
三、高压灭鼠	(29)
(一) 国内厂家生产的部分高压灭鼠器	(30)
1. LDS—A型安全电子捕鼠器	成都利民电器厂 (30)
〔附〕: 磁分路变压器	龙成学 (36)
2. DM—3B型安全“电猫”	陕西汉中无线电厂 (37)
3. DMS—Z4型电子灭鼠器	陕西西安红庙坡电机厂 (40)
4. 湖山牌PS—2型电子捕鼠器	(42)
5. DBS—7型电子捕鼠器	(42)
6. HB—1型电子灭鼠器	河南鹤壁市敏感仪器厂 (43)
7. “安全电猫”	陕西咸阳市秦都区明强电器厂 (44)
8. DF—3型安全电子捕鼠、防盗、自动控制温度三用机	
	浙江省温州市东风机电配件厂 (44)

9.DMS—1型电子灭鼠器	湖北沔阳电子元件厂	(45)
10.DM—2型电子捕鼠器		(46)
11.DBQ—Ⅳ型电子捕鼠器		(46)
12.DM—2型“电猫”		(47)
13.DZ—3b型电子捕鼠器		(47)
14.RXS—B型安全电子捕鼠器		(48)
15.DZM—42型电子捕鼠器		(48)
(二) 单位、个人试制、使用的部分高压灭鼠器		(50)
1.无变压器倍压整流电子灭鼠器	梁斌	(50)
2.无人值班的高压灭鼠电网	李庆文	(51)
3.万伏高压捕鼠器	李军	(51)
4.自动断电高压灭鼠器	罗家跃	(53)
5.太阳能电子灭鼠器	范永根	(53)
6.电子、机械式高压捕鼠器	向永成	(54)
7.适合农业试验田使用的DMG—1型高压灭鼠报警器	杨正德	(55)
四、超声波驱鼠		(57)
1.DQ1—5型电子驱鼠器	武汉市电工产品研究所 陈震	(57)
2.QSH—1型超声波驱鼠器	南京市二轻工业技术研究所 郑照众 金力平	(61)
〔附件一〕: QSH—1型超声波驱鼠器生物试验报告		
	南京大学生物系生理组 朱剑琴 杨方中	(62)
〔附件二〕: 超声波驱鼠器试用情况记录		(65)
3.QSC—1型、QSC—2型超声驱鼠器	北京市新技术研究所 张大安	(67)
4.CSB—A型超声波驱鼠器	电子工业部第六研究所 中国人民解放军兽医大学 吉林省镇赉县无线电厂 吉林省特产研究所	(68)
〔附件一〕: CSB—A型电子驱鼠器现场试验观察小结		(69)
〔附件二〕: 老鼠尸体解剖分析报告		(70)
5.超声波驱鼠器的驱鼠试验报告	王汉源摘自《家用电器》82年第4期	(71)
6.一种超声波驱鼠器	温州冶金机械厂 龚金星	(74)
7.EROI型超声波驱鼠器	南京金陵石油化工公司工程部 沈中跃	(75)
8.自动变频式超声波驱鼠器试验		
	湖北省广济县余川公社砌石水电站 陈启国 王国民 刘少华	(79)
9.CMOS集成电路扫频式驱鼠器实验电路	郑琼摘自《中学科技》82年4期	(80)
10.小型超声波电子驱鼠器	河南省淮滨县科技局 黄远	(84)
11.高压脉冲电子驱鼠器		
	泰安地区医疗器械维修站 张道辉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鲁墨林	(85)
12.CS—1电子驱鼠器	浙江鄞县丘介轻工机械二厂 徐忠义	(87)
13.关于电子驱鼠的一点看法	石家庄市无线电一厂 张义方	(88)

五 电动捕鼠装置及测鼠仪器..... (90)

- 1.翻板式电子捕鼠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周文扬 (90)
- 2.PSQ—D型电动连续捕鼠器.....辽宁省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捕鼠器课题组 (92)
- 3.刺割、触电捕鼠器.....吉林省延边卫生防疫站 (92)
- 4.电磁捕鼠箱.....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608队 石建纲 (93)
- 5.小哺乳类活动记录仪.....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周文扬 (94)

六、磁场灭鼠..... (96)

磁场灭鼠法……………转自“宁波地区科技情报研究所《科技消息》82年第12期”(96)

七、部分地区鼠害防制情况..... (99)

- ### 1. 成都市推广使用LDS电子捕鼠器的效果观察

(99) 明松富先
才家宗明
李古黎张
烈贤使全
鸿祖仁云
高罗王郑
站站站站
防疫防疫
生生生生
市卫生生
都区生生
成泉城城
龙西东

2. LDS—B型电子捕鼠器效果观察…成都市龙泉区卫生防疫站 古家松 廖寿培 (102)

3. 草原害鼠的防制.....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樊乃昌 (104)

4. 森林鼠害的防治……………黑龙江省常岭林业实验局科学研究所 杨可兴 李春阳(105)

- ### 5. 黑线姬鼠种群的年龄结构及种群更新的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动物生态研究室 祝龙彪 钱国桢(106)

闲话老鼠

闻征

序 言

今年是旧历甲子年。按十二生肖纪年法，因子属“鼠”，故今年是“鼠年”。鼠年未必多鼠，也未必与鼠有关，但借此鼠年谈谈老鼠，尤其是大谈捕鼠和灭鼠，无疑有其特殊意义的。

本文所谈，虽然并非都与电子捕、灭鼠技术有关，但是，作为一场大戏的“序幕”，这些有关老鼠的闲话和“秘闻”，似乎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对于从事灭鼠工作的同志来说，多了解一些有关老鼠的“轶事趣闻”，不仅可作酒后茶余闲谈之资，且有助于启发思维和“发动群众”。套言少叙，书归“闲话”正传。

关于老鼠的起源和祖宗

据统计，现在世界上包括老鼠在内的啮齿类动物，约有一千七百多种，我国也有一百四十多种。别看老鼠一直是人类的“亲密敌人”，可对鼠类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一直没有一个肯定的结论。

一九八一年一家报纸载文说：“从出土的化石推知，现在所有不同种类的老鼠，都是由三千五百万年前（地质年代叫渐新世）的一种叫翼鼠的老鼠演化而来的。”

国外的鼠类学专家认为，鼠类起源于类似猴子的原始灵长类，并推断鼠类起源于北美。

早在七十年代，中国科学院便在安徽潜山县发掘出一种叫晓鼠的化石，它距今约五千五百万年（古新世中晚期）；继后，又在湖南衡东县发掘出距今五千万年（始新世早期）的钟健鼠化石。我国研究人员对晓鼠的牙齿和钟健鼠的头骨进行长期研究之后证实，晓鼠是最接近鼠类祖先的动物，大约起源于距今八千万年前的白垩纪中期或更早。在这些研究基础上终于得出了一种新的结论：鼠类动物的起源地不是在北美，而是在亚洲中部或即在我国。这项在鼠年前夕公布的重要科研成果，已引起了国际上哺乳类动物专家们的重视和赞许！

有关老鼠的成语

有关哺乳类动物的成语很多，马牛鸡羊犬豕都有，但最多的莫过于老鼠。现随手抄录数条以飨读者。

“鼠目寸光”；“獐头鼠目”语出《旧唐书·李揆传》，用于形容面目丑恶、心术不正的人；“贼眉鼠眼”；“胆小如鼠”语本《魏书·汝阴王传》；“言同百舌，胆若鼷鼠。”形容胆量极小的人；“鼠肚鸡肠”；“鼠窃狗偷”；“狼贪鼠窃”；“虫臂鼠牙”语出《庄子·大宗师》，比喻事物可随缘而转化；“抱头鼠窜”，形容逃跑的狼狈相；“穷鼠啮狸”，语本《盐铁论·诏圣》，比喻处于绝路的敌人会进行反扑；“投鼠忌器”，语出《韩非子》，又《汉书·贾谊传》，比喻作事有所顾忌；“梧鼠五技”，语出《荀子·劝学》，比喻技能不专一，虽多但薄而无用；“鼠辈”，“鼠子”，语出《三国志》，鄙视他人的话语，犹言小子；“以鼠为璞”，语本《战国策·秦策三》，“鼠璞”常用来比喻有名无实的人或物；“偃鼠之腹”，语本《庄子·逍遥游》，比喻器量小或欲望不高；“鼠凭社贵”，语

本《韩非子》，比喻恶人有所倚恃而取得权势；“掘室求鼠”，语出《淮南子》，比喻因小失大；“孤雏腐鼠”，语本《庄子·秋水》，比喻微不足道的人或物；“首鼠两端”，语出《史记》，形容做事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猫鼠同眠”；“以狸饵鼠”，语本《商君书·农战》，用猫来引诱鼠，喻事必无成；

有关老鼠的歇后语，亦颇多而有趣。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猫哭老鼠——假慈悲……

老鼠与诗、词、文、赋

老鼠虽是个令人讨厌的“阴类恶物”，但与人们的语言、文学、艺术却有“不解之缘”。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便有几篇与“鼠君”有关。《硕鼠》篇写道：“硕（大的意思）鼠硕鼠，无食我黍……”这是三千年前人们对老鼠——实际上是对奴隶主掠夺奴隶劳动成果的控诉；《相鼠》中说：“相（看的意思）鼠有皮，人而无仪……”这是借用最卑贱丑恶的老鼠来比喻那些没有礼仪的人；《行露》篇说“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墙！”这是对强暴欺凌的控诉。《雨无正》：“鼠思泣血，无言不疾”，以喻忧思隐虑。

将老鼠入诗而又最为人所熟颂的，当推唐朝诗人李郢的《官仓鼠》：“官仓有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这对贪官污吏贪婪形象的刻画真可谓“入木三分”；而对其危害和后台老板的控诉又可谓“声泪俱下”。

李白在《远别离》中，也曾借鼠骂过“奸佞权贵”：“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清代诗、书、画三绝的扬州八怪郑板桥，又将“鼠变虎”一意填入《怀

古》词中说：“世问鼠辈，如何装得老虎。”宋代“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也写过憎恶老鼠的诗：“秋来鼠辈欺猫去，倒箠翻床搅夜眠”。明人文征明也写过一首《乞猫》诗，原因是老鼠使他不能“高枕无忧”和咬坏了心爱的古籍：“自缘夜榻思高枕，端要山斋护旧书”。

元曲中也有不少“借鼠发挥”的句子。如一首《朝天子》曲中便有“毛诗中谁道鼠无牙，却怎生咬倒金瓶架”的唱词，这是借用《诗经》中“谁谓鼠无牙”来讽刺贪官。

《包待制陈州粳米杂剧》中也有“老鼠终无胆，猕猴怎坐禅”的句子。

以鼠作赋者亦不乏人，如后魏时卢元明便写过一篇《剧鼠赋》，赋中大呼道：“嗟天壤之含弘，产此物其何益！”据说，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十一、二岁时，也曾写过一篇《黠鼠赋》。诗人臧克家对苏氏这篇赋，推崇毕至，认为：“记事、写景、抒情、推理四者融合为一，天衣无缝”，并建议“选进中学语文课本里去，叫亿万青少年读读”（见《光明日报》82、3、3）。不过，《黠鼠赋》是否是东坡少年所作，还值得怀疑。

现代“骚人墨客”以老鼠作诗者也有。今年元月份，画家叶浅予就写过一首“老鼠诗”：“丑物耗子今坐岁，美丑利害怎安排？……神州十亿一条心，扫尽鼠类庆新岁。”诗人邵燕祥不久前也“心血来潮”，自称“忽得歪诗一联”：“未有吉言托老鼠，敢将套话贺新春”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以鼠为题或借鼠发挥为文章，亦复不少。《吕氏春秋》上便有“良狗志不在鼠”的文章。唐代柳宗元也写过一篇有名的《永某氏之鼠》的故事（《柳河东集·三戒》）。这个永州某氏因为生于属鼠的子年，因而很爱老鼠，于是，“鼠相告，皆来某氏”。尽管老鼠猖獗得来“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

啮暴斗，其声万状，不可以寝”，但此氏“终不厌”

元末宋濂也写有篇叫《越人溺鼠》的小品（《燕书》），说的是“智灭老鼠”的故事。明代刘伯温所著的寓言集《郁离子》中，有一篇《捕鼠》，是一篇讲“一分为二”的辩证文章，很有意思。说有一只很会捉老鼠的良猫，但要“偷吃鸡”。猫主人的儿子主张把猫买了，以免鸡被偷吃。主人反对，并说了一番话：“夫有鼠，则窃吾食，毁吾衣，穿吾垣墉，坏伤吾器用，吾将饥寒焉，”“吾之患在鼠”！

被称为“短篇小说之王”的《聊斋志异》里，那位清代“搜奇猎怪大师”蒲松龄也写过三篇关于老鼠的小故事——《鼠戏》、《义鼠》、《大鼠》。其中，最精采的要算《大鼠》一篇，描写“大鼠”与“狮猫”的搏斗格杀场面，真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景。

革命文学家鲁迅、儿童作家冰心、散文作家杨朔、戏剧评论家王朝闻等，也都有写过有关老鼠的文章。郭沫若也写过老鼠，在一篇叫《鸡雏》的文章中，便借几匹老鼠咬了作者家中的小鸡，而抗议人世的暴戾。

将鼠入赋、入诗、入词、入曲、入文者不少，但将鼠写进楹联者则极为罕见。今年春节，广州市教育路35号门前，贴出了一副书法苍劲、内容别致的春联。上联是：“新岁论入鼠之间，但愿过了鼠年永除鼠患”，下联是：“除夕作笔花之梦，更喜重逢花甲春满花城”。横批：“健康长寿”。

老鼠也出现在画家笔下

老鼠虽然形象丑恶，但在具有“化丑为美”奇才、“点石成金”指法的画家笔下，有时却也显得“娇小动人，狡黠可爱”。

中国传统的年画《老鼠聚亲》、《老鼠嫁女》，便深有情趣，令人神往。鲁迅先生

在回忆童年生活时，曾这样写过：那时对“老鼠成亲”的仪仗“极其神往”。正月十四日的晚上，决“不肯轻易便睡，等候它们的仪仗从床底下出来”。西欧国家也有童话漫画《米老鼠》。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八大山人，曾画过一幅《瓜鼠图》，画的是小老鼠偷吃大西瓜。近代国画大师齐白石九十岁时，也画过一张鼠画：一盏高高的灯台上，正燃着一只蜡烛；灯台下一只小老鼠，瞪着一双狡黠的鼠目，似乎正在盘算着如何偷吃蜡油。这不禁使人想起“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这首儿歌来。

最有趣的，是一本叫《独醒杂志》的笔记文小说中，有一篇“鼠画逼真”的文章，说东安县有个画家给一位县令作了一幅“鼠”画，奇怪的是每天早晨都发现这幅画掉在地上。后来才发现，这是猫误将画鼠当作真鼠去捕捉而弄掉在地上的。遍试他猫，也“屡试不爽”。

但是，真正使人“倾倒”的鼠画，并不是那些“极为形似”的作品，而是那些“似鼠非鼠”的“鼠画”。今年的鼠年纪念邮票便是一例。邮票上那只“优美、雅典、有趣”的“鼠君”，几乎风靡了整个北京城。老作家黄裳在一篇“从‘老鼠’想到‘弄权’”的文章（见《人民日报》84年1月30日）中，便曾提到过这只“老鼠”受群众欢迎的盛况：凌晨路过邮局，便看见已经排了一支要买“一只老鼠”的队伍。由于兴趣也就排在队伍后面。“同时又叹气说：‘这么长的队伍，几时才能买到呢？’这时站在我后面的一位中年人说话了：‘这还算长，你到别处看看去，要半条街呢。’”这张“鼠票”的设计者，就是邮票设计师李印清。日本今年也是鼠年，大约也想“纪念”一下，又特意请李印清画了一只小老鼠。据新华社消息，二十二岁的上海女青年陆晓萍

所绘制的鼠年图案，在今年“国际卫生通信组织”的世界电传机图案大奖赛中，荣获第一名。鼠年之中，鼠氏家族真是出尽了风头。

一种古老而又时髦的专业户

·养鼠专业户·据考古学家考证，人类最早饲养的“家畜”，不是“马牛羊鸡犬豕”，而是老鼠，其历史至少有一万二三千岁了。据说，这是因为我们祖先当时的饲养手段还很原始，只可能训养繁殖迅速、喂养容易、宰杀简单的老鼠。老鼠肉能吃吗？笔者虽不敢“染指”，但据吃过鼠肉的人说，简直是“其味无穷”，好吃得很！泰国是一个有吃鼠习惯的国家，他们认为鼠肉“美如兔肉，胜似鸡肉”，别有一番风味；美国有个叫银·克拉克的人，不久前创办了一个号称世界最大的“食鼠养殖农场”，每年提供三百吨鼠肉上市。克拉克吹嘘说：“食鼠肉味道很好，象猪肉和鸡肉。”我国广东、广西、四川一些地方，也有吃鼠肉习惯。据《羊城晚报》1982年12月28日报道，番禺县钟材公社一个大队，当年秋天仅出售鼠肉便收入六万多元。试想，如果鼠肉食而无味，能如此畅销吗？福建省宁化县有一种驰名中外的特产——“宁化老鼠干”。它是用田鼠熏制的，被人们视为“山珍美味”，营养价值也很高。估计，我国不久定会出现“食鼠养殖专业户”。

饲养医学等科研用小白鼠的饲养专业“户”，很早便有了。据资料介绍，仅美国和日本在1980年便使用小白鼠一亿五千多万只，全世界用量便可想而知了！据悉，我国在培育医学和生物学用小白鼠方面，是比较有成就的。因此，“小白鼠专业户”大有可为。美国马萨诸萨州有个生物实验所，该所每年仅因出售一种“小白鼠”便获利三百万

美元（每只售价12美元）。

还有一种被誉为“软黄金”的麝鼠，真是全身是宝：麝鼠皮是高级裘衣原料；鼠肉细嫩鲜美，可烹制名肴；香腺中可提炼出高级香精。近年，在浙江余姚县四明山区便已出现了许多养殖这种麝鼠而致富的专业户。

·以鼠皮毛加工为主的“专业户”·近年也开始出现。谈到裘衣，都认为水貂皮衣最好，素有“裘皮之王”的美誉。其实，有一种鼠皮毛裘衣比它还好。据说，这种鼠皮大衣每件约值四万美元，折合成每张鼠皮约为六百元一张，若按重量计，这种鼠皮竟比黄金还贵，真所谓“价值连城”！这种鼠名叫毛丝鼠，我国1975年才开始从国外引种试养，目前正在推广之中。一般家鼠、田鼠的皮毛也很有用。山西运城地区近年便收购了一千一百多万张鼠皮，加工制作了近八万张鼠皮褥子。开始颇为行销，遗憾的是加工工艺落后，最后造成二百多万元的损失！成都市二轻局1982年试销了一种鼠皮童鞋，反映很好，但鞣制技术尚待进一步完善。

·捕鼠专业户·1983年以来，捕鼠专业户开始不断涌现。例如，四川省成都市附近县区，在1983年7月已有几十户以“电猫”捕鼠的“专业户”雏形，他们利用农闲为单位捕鼠，单位按捕获每斤老鼠3角付酬，据悉，每只老鼠还可卖2角钱，上缴一根鼠尾又可获奖1角。平均每台捕鼠器每晚可捕鼠20斤左右，多的可达100斤。成都市防疫站谢大岗和龙泉区防疫站古家松84年初报道，目前成都市龙泉区已有203户以“电猫”捕鼠的“捕鼠专业户”。先后已共捕鼠八十万只左右。

最近，河南省宁陵县还成立了一个灭鼠公司。在成立公司之前宁陵灭鼠专业队一年灭鼠二百二十八万多只。为满足外地灭鼠要求，县爱委会批准成立了灭鼠公司。这家公司面向全国签订合同，实行承包营业。大可

包省（所需人力从本地抽），小可包户，保证灭鼠率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达不到合同规定，要求返工不收费。

·与鼠有关的其他专业户·鼠肉是一种全优饲料，纵使不能上席，作为饲料亦很有前途。近来许多报纸都报道了“捕鼠喂貂”的新闻。据《中国社队企业报》报道，河北束鹿县小舟大队的一个村，便有十户用鼠喂貂的专业户。尤为有趣的是，印尼有个叫瓦吉达的大学退学生，研究出了一种以鼠肉为主的高级鱼饲料，据说，原来要经过两年才能长到两公斤重的鱼，喂这种饲料后，只需六个月便能得到相同效果（见《参考消息》80.2.22）。

·鼠戏专业户·有这种专业户吗？有，而且历史还很悠久呢！据资料介绍，早在一千多年前的东晋时期，便有驯养老鼠作“演员”演“戏”的“专业户”。大家都公认老鼠的记忆力很好，因此通过训练便可以作各种表演。《聊斋志异》里便有一篇名叫《鼠戏》的故事：当卖艺人“击板拍唱”时，老鼠便立即“披小服装”攀上“舞台”，“人立而舞”，“男女悲欢，悉合戏中关目”。读者诸君切勿以为这是“说聊斋”，不足为凭。据《新民晚报》84年1月28日一篇《鼠能当“演员”吗？》的文章说，该文作者七八年十月底一个傍晚，在湖南衡阳市街头便亲睹一场精彩的“鼠戏”。几个身长不满四寸、腰围小花布兜的老鼠“演员”，在卖艺人的鞭响和铜锣声中表现了“推磨”和“荡秋千”。“或紧或慢，或促或顿；或快或缓，或正或反，颇有节奏，笑得观众前俯后仰。”据说，近年在某些西方国家又风靡起一项“时髦”的“竞赛（实际是赌博）活动”，即驯养老鼠进行“赛鼠”。“鼠戏”和“赛鼠”自然没有意义，不值得提倡。不过，驯鼠却很有科学价值。

据资料介绍，西德一位生物学家利用老

鼠的习性，设计了一种“鼠力发电装置”。据称，每只老鼠可发出0.03瓦以上的电能。当然，这个发电量太小了，老鼠很难成为一种“新的能源”。至于训练老鼠作为搜寻爆炸物、危险品的“警察”，作为地震的“预报员”等，国外早有报道了。

世界上有多少老鼠

虽然专家们都十分肯定地说：“地球上没有任何哺乳动物有老鼠多”，但地球上究竟有多少老鼠呢？笔者特意去翻阅了一些资料，以便给读者一个“准确”的回答。然而，翻阅的结果十分令人“遗憾”！虽然这些资料上都赫然写着：“据世界保健机构统计”、“据联合国卫生组织公布”、“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调查”、“据联合国官员宣称”、“据某国卫生部门消息”，但具体数字很不一致。真可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了。看来，尽管人类发明了“电脑”，却无法统计出地球上有多少只老鼠，因为它们不会向我们登记户口。如果说这些所谓“调查统计”数字完全没有“一致性”，似乎也有点“冤哉枉也”。它们至少在如下两方面显示出“一致性”来：一、都以世界人口总数对比“鼠口”总数；二、统计数字总是“年年添丁”。

全世界共有多少人口呢？这个统计数字倒是比较准确的。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1983年6月30日止统计，全球共有四十七亿二千二百万人（比1982年同期增加八百二十万人）。七十年代中期“宣布”的全球“鼠口”总数是三十五亿只，大体接近当时的世界人口；七十年代末期则宣布“上涨”为四十多亿；1981年的资料又说“约在六十亿只以上”，已远超过世界人口总数；最近又有暴涨，说“全世界有六十五亿到一百二十亿只老鼠”。是全球人口总数的一点四倍到二

点五倍。我国一些生物学家估计：“现在地球上约有鼠类（注意，指鼠类——编者）一百亿只”。

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可信呢？让我们再看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鼠口”估算。

1981年埃及农业部官员估计，尼罗河地区共有一千九百万居民，而老鼠至少是以六对一之比超过当地居民，即有鼠一亿一千四百万只以上；

1983年初意大利罗马市卫生局公布说：该市老鼠已达一千五百万只，是人口总数的六倍；

1982年哥伦比亚卫生官员估计：仅首都波哥便有二千万只老鼠，相当于人口的四倍；

据1970年日本资料说：日本有老鼠共三亿只左右，相当于日本人口总数的三倍；

据美国全国鼠疫控制协会1982年初公布，美国共有一亿多只老鼠，即平均每两个居民有一只老鼠。从资料来看，这是当前“鼠口与人口比值”最低的数字。

据委内瑞拉国家卫生和环保局1982年宣称：全国城市平均每人有一只老鼠，而农村则是一比十！

我国有多少只老鼠呢？据山东省有关部门1982年对17个县区抽样统计估算：山东省约有三亿只老鼠，相当于全省人口（7441万）的四倍；据安徽省副省长杨纪珂教授根据实际调查材料估算：安徽全省约有老鼠一点五亿只，相当于全省人口（4966万）的三倍；1982年我国动物学家普遍认为：我国老鼠的数字大约是人口的三至四倍，即全国有老鼠三十五亿只左右。据《亚洲华尔街日报》1983年1月18日报道，我国台湾省全岛，最保守估计也有三千万只老鼠，是人口（1827万）的一点六倍。

够了！如果从各国人鼠比例数值来看，平均老鼠是人口的三倍比较可信。那么，全球当共有老鼠一百四十亿只！

人类每年要奉送多少粮食给“鼠神”？

“日无逗鸡之米，夜无鼠耗之粮”；“鸡肠鼠肚”，这都是借“鼠耗”甚微来形容贫穷或量小的。宋朝写过“暗香浮动月黄昏”名句的林逋，有过一句诗：“自是鼠嫌贫不到”，这也是借鼠耗来反衬其“穷”（实际是清高）的。如果您真的因此而以为“鼠耗甚微”，那便大错而特错了。其实，老鼠的胃口并不小，加之“鼠辈甚夥”，因而总耗粮量是十分惊人的！

老鼠每年要消耗多少粮食呢？就全世界来说，一个为科普作家普遍引用的数字是：

“老鼠每年糟踏全世界粮食的五分之一。”（但在引用文章中，“糟踏”二字，多被改为“吃掉”、“吞食”、“消耗”二字）。至于绝对数值是多少，则“各取所需”，分歧很大。最少的数字是“全世界的老鼠每年要吃掉一千亿斤以上的谷物。”（见《××科技报》1984年2月6日《鼠猛于虎》）（编者：注意，指“谷物”！）；最多的数字是“每年要吞掉粮食三亿二千万吨”（见《××与人》杂志1984年第1期《老鼠纵横谈》）。而比较一致的数字范围则是二千万吨至三千五百万吨。

就亚洲来说，爱被人引用的是一位菲律宾生物学家的估计：“亚洲的老鼠一年要消耗掉至少四千八百万吨稻谷，足够养活二亿五千万人。”实际上这个数字是完全乱说的，因整个亚洲的稻谷年产量才三千五百万吨左右。

我国的鼠耗数字，见诸资料的大都是约数，如“数十亿斤”，“上百亿斤”等。最多的数字是：“中国仅1982年因鼠害损失的粮食约300亿斤，相当于同年进口粮食的总和。”下面再从一些省统计的数字来看。据山东省

有关部门统计，全省每年要给老鼠食去54亿斤粮食；据全国植保总站1982年对八个省市统计，送入鼠口的粮食达6亿多斤，据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安徽省副省长杨纪珂实际调查估算：“农民收下的粮食至少要被老鼠糟踏7%。去年安徽全省粮食总产370亿斤，其中被老鼠吃掉的不少于20亿斤，等于500万亩庄稼绝收。”如果按山东或安徽省估计数算，则全国每年的鼠耗粮当不只300亿斤！

为什么所估算的“鼠耗”相差如此之大，乃至使人莫衷一是呢？关键是：一、对鼠口本身推算不准；二、对每只鼠的“口粮定量标准”相差很大；三、对“吃掉”、“损失”、“消耗”、“糟踏”的含义理解不一致；四、对“粮食”的范畴理解不一致。

我曾对各资料给老鼠每年的“口粮定量”作过一下统计。大体是：每年每只老鼠的最少粮耗是2斤，其余依次是10斤，18斤，20斤，24斤，最高“定量”是30斤。而且“定量”有这样一个规律：一般卫生、防疫和农业部门的“鼠粮定量”多偏低；而一般综述科普文章多喜偏高。据多数人意见，平均每只老鼠的年食量18斤是“国际标准”。另一个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大家鼠每天的食量为其体重的10%或稍多。”

全世界每年产多少粮食？手边没有数字。只知道全世界稻谷产量近年都在四亿吨以上，例如，1982年为417百万吨，1983年为426百万吨。我国1982年产稻谷161百万吨。根据这个数字，即便老鼠每年吃的18斤粮食全部是稻谷，也只吃掉每年总稻谷产量的20%（五分之一）左右。这里不是说鼠耗不多，而是强调要把“吃掉”和“损失”区别开来。即是说：虽然直接奉送给“鼠神”吃的已经不少，但更严重的是老鼠“糟踏”和引起“减产”的损失。据说，这个损失至少是“吃掉”量的10倍！难怪有人认为：当我们谈到“人鼠之战”时，实际上是在谈论

人类的生存问题！因为全世界由于鼠辈的危害要损失十二亿吨粮食！

鼠疫曾经令人谈鼠色变

据我国卫生防疫部门宣布：在1981年中，我国仅发生过一例鼠疫患者，而且很快治愈。这是很了不起的卫生工作成绩。世界卫生组织1982年7月26日出版的一份《公报》中说：自1958年至1979年的21年间，有30个国家发生过鼠疫，病例共46,937例，其中越南南方占31,152例（占66%以上）。

虽然鼠疫目前已经基本绝迹，以致连一些医生也不再知“鼠疫”为何“物”，但决不可因此而轻视“鼠疫”，放松对老鼠的警惕，必须居安思危，积极防治鼠害。应当记住历史的教训，须知人类历史上仅几次大鼠疫，便吞噬过三亿人左右的生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直接死于战争的总人数，真可谓“鼠疫浩劫”！

公元前430年，雅典曾因鼠疫流行而使该国从此一蹶不振；公元540年（我国隋代）鼠疫在欧洲流行，每四个人中便有一人死亡，据说古罗马帝国的崩溃便开始于此；1348年（相当于我国宋代）鼠疫在欧洲首先流行，然后蔓延全球，一直折腾了三年，仅欧洲便死亡2500万人、亚洲死亡4000万人（中国死亡1300万人）；十九世纪末，又发生过一次流行鼠疫，波及30多个国家，死亡人数也超过历次鼠疫，仅英国伦敦便死亡10万人；亚洲死亡5000万人，仅印度便死亡近1000万人；我国广东省也死亡近10万人，当时有首叫《死鼠行》的诗，便描绘过鼠疫流行时恐怖情景：“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音彻）堵。”

据中国医科院从文献中记载统计，我国从本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的49年中，死于鼠

疫者共达十八万人。日本帝国主义曾在我国东北建立过细菌工厂，制造鼠疫细菌进行侵略战争，因此哈尔滨等市在解放初期时还曾流行过鼠疫。我国离现在最近的一次鼠疫大传染，也发生在哈尔滨市：1901年冬由哈尔滨傅家甸开始发生鼠疫，100多天内便遍及东三省所属十九府、九厅、三十二个县、六州，死亡46747人，吉林省每五人中便死亡一人！

老鼠对电气设备的危害

老鼠除在卫生、农业、林业、牧业、水利、副业、建筑等方面造成严重危害外，对电子、电器设备所造成的危害，也令人触目惊心！仅举数例如下：

1980年初上海石化总厂一次老鼠造成的停电事故，损失产值1700余万元。鞍山钢铁公司自1960年以来的几十起停电事故中，因老鼠直接肇事造成的便占17.5%；1982年仅其中一个厂便发生9起老鼠为媒介的停电事故，使另一轧钢厂被迫停产三次。安徽一个化工厂的氯气处理工段，由于老鼠引起停电，造成氯气外溢，工人中毒昏倒！北京地下铁道也因鼠害多次造成停电。1982年秋天北京市便发生过数起因老鼠造成的严重停电事故，一次一台一万伏开关柜烧毁，一次一座二十二万伏变电站出事，竟一度影响了华北电网的正常运行。1979年南充炼油厂电气车间的6千伏高压室曾先后发生两次老鼠造成的短路事故，引起全厂停电停产，经济损失严重。四川制药厂1972年10月12日和15日发生两次老鼠爬上配电室高压线而造成短路，损失粮食（制药用）四万余斤，产品报废十五万余元。

据美国1977年调查，美国发生的“原因不明的火灾”，其中大多数是由于老鼠咬破了电线外面的绝缘物而引起的。意大利的全

部动力系统事故有百分之三十是由于老鼠引起的。

据美联社今年报道：老鼠对巴基斯坦的一个耗资20亿美元的钢铁厂，造成了严重破坏，曾多次因老鼠咬断电线而引起爆炸和火灾。

老鼠也是电子设备和电气通讯设备的破坏能手。它们疯狂地啃咬电气设备的机箱、外壳、导线、电器，甚至在设备内做窝产仔，鼠尿腐蚀金属零件等。1982年7月6日深夜11点，我某部队某营突然报警器警声大作，全体指战员立即紧急聚合，准备迎接“战斗”。可万万没有料到，这次报警竟是“鼠敌”侵入，咬破报警器的导线引起的。真是一场虚惊！据说，在美国的一个通信指挥中心，也曾发生过老鼠钻进电子计算机，从而造成通信信息混乱的严重事故。据美国贝尔电话公司说，仅他们公司的地下电缆每年便因鼠害而损失数十万美元。

尤为可骇者，据日本介绍：电子计算机的硬件系统，对老鼠颇有“召唤力”，电器经常被咬破。须知，当今信息社会的信息获取、存储、交流等，无一不依靠计算机。一旦计算机被老鼠弄出毛病，后果便不堪设想！当然，也无须“杞人忧天”，人总是有办法控制鼠害的。

惊人的繁殖能力

老鼠，虽然时时遭到天敌的“残酷镇压”，年年受到人类的大量捕杀，但它并未因此而“灭种绝族”，相反却日益“鼠丁兴旺”。老鼠有何能耐，居然能遭百难而鼎盛，遇千劫而不衰呢？许多人认为，其源就在于它的繁殖能力极强，并说这是老鼠赖以和人类进行“斗争”的主要“有力武器”。“逮不尽的耗子，流不完的水”，这句俗话也说明老鼠的繁殖能力惊人！

那末，老鼠的繁殖能力究竟有多强呢？随便翻阅一下资料，发现其繁殖力确实惊人！但数据有些“互异”。仅举数例如下：

一、一对老鼠一年便可繁殖一万个后代；二、一头雌鼠连同它的子孙一年可繁殖一万五千只；三、一对老鼠三年里繁殖二十五万只；四、一对野鼠四年后的子孙总数在一亿只以上；五、一对老鼠十年中可繁殖四十八万只后代；六、已故“杂家”邓拓同志在《燕山夜话·养猫捕鼠》里说：“家鼠牝牡一对，四年之间能繁殖一百七十六万三千四百头；田鼠牝牡一对，四年之间能繁殖一亿一千六百八十二万七千九百二十头。”

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这都是些“神仙数”！据经常与老鼠打交道的同志说，实际上老鼠的真正繁殖数远远没有这么多。这些“神仙数”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天知道！如果作为一道“趣味数学”题，似乎倒有点意思。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试算一下，笔者估计百分之九十的读者要算错。题目如下：

假设有一只母鼠一年产仔六胎，每胎产十仔，鼠仔三个月后又开始按此规律产仔，并且子又产仔。如母鼠从元月元日产仔算起，到十二月底时，这个“家庭”共有鼠子鼠孙多少口？

闲话暂且不表。泰国一位农业专家说：“在我们这里的环境，一对田鼠一年内可以繁衍出一千二百只子孙。”澳大利亚的农业专家统计：一对老鼠在二十一个星期内，可繁殖出五百只小老鼠。这些统计可能比较接近实际。据我国生物学家统计，我国最常见和危害最大的褐家鼠、小家鼠等，雌雄一对一年的总繁殖量在二百至七百只。如果一个城市有二十五万户人家，每家有两只老鼠（世界较低水平），要是都不采取人为措施灭鼠，那一年全市便会有老鼠一亿至三点五亿只！

据有的防疫部门调查，如果采取群众性的有力灭鼠突击措施，七个月后老鼠又可恢复到原有数量级？如果措施不力，哪怕消灭一半，不到三个月，便可恢复到原有“鼠口水平”。更可骇者，还有学者把维纳的控制论原理引进了老鼠繁殖论中。据说，老鼠在繁殖能力方面有一种“神秘”的“自动反馈”本领。当因“天灾人祸”而使“鼠口”减员过多时，鼠体内便会“自然地、神奇地”产生一种“生殖正反馈”激素（或说信息），促使其拼命地多产快产鼠仔，以弥补其减员；如果因“天时地利”而发生“鼠口爆炸”，员丁过剩时，“鼠体内又会产生一种“负反馈”信息，命令”鼠群自动减缓、减少或暂停生殖，甚至“集体自杀”。最近，有人在报纸上撰文“警告”说：“灭鼠后，由于种群密度下降，引起正反馈，使鼠类数量迅速增长，重新为害。”今年一家晚报的一篇文章说：在北欧的挪威和瑞典有一种黑褐色的旅鼠，每繁殖到第四年时，便要发生一次“鼠口爆炸”。因此，“每四年一次数以万计的旅鼠从挪威的悬崖和海滩跳海溺毙。有些生物学家认为这是自然选择在鼠群中起作用。”这是否就是“负反馈”的例证呢？当然未必。其实，旅鼠“向死亡大进军”的周期并不一定是四年，也可能是十年甚至二十年。它们成群转移的直接原因，是当地遇到饥荒或无物可食。按理，它们穿过平原，跨过小溪，越过山谷，本是“逃荒求生”，最后为什么一直奔向茫茫大海，全部“自杀而亡”呢？的确是个谜。也许，会有“幻想科学家”——科学幻想小说作者，把旅鼠这种“自愿集体自杀”的遗传密码或语言信息，“提取并复制出来”，然后移植或注入到所有害鼠身上，让它们定期向“鼠类加工厂”投案自首！

全球人鼠大战

人鼠之战，始于何时，已不得而知。过去，人鼠之间的“战争”，大都是默默地、小规模地进行的。而且，“战争”双方之一的老鼠，总是处于主动进攻地位，随时随地向人不宣而战！近年，世界各国的卫生部门、科研机构、政府乃至联合国机构，不得不公开地向这个人类的“密敌”宣战了！一群“身不满尺，技不过五”的小小鼠辈，值得“万物之灵”的人类如此大动干戈和大兴讨罚吗？是不是有点“庸人自扰”或“耸人听闻”呢？不！请看下列事实：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印度曾经是全世界鼠疫最严重的国家。例如，1953年印度的鼠疫病例数占世界鼠疫病例数的78%；印度每年被老鼠糟蹋的粮食，相当于每年从国外进口的粮食总和（可装满一列三千英里长的火车）。因此，印度每年要开展灭鼠运动。在声势和规模之大堪称空前的“全国灭鼠年”

（1976年）中，据说不仅使用了广播系统，而且还动用了卫星电视来动员群众灭鼠，老鼠在印度本来是有“神圣地位”的，因为老鼠被印度教徒认为是一位神祇的“骏马”，所以印度教信奉者都拒绝杀死任何一只老鼠，甚至修建神庙把老鼠当作“神”供奉起来。但是，现在情况已不同了，连最虔诚的教徒的家里也设置了鼠笼或毒饵。据悉，新德里当局每年都要拨款一百五十万美元来消灭老鼠。

近年，由于泰国许多稻田的庄稼，在一夜之间全部被田鼠吃个精光，因此自1977年以来，每年都要开展为期一周的“猎鼠竞赛”活动。据说，在最近的一场灭鼠运动中，一次就消灭了二千一百万只老鼠。泰国官员还宣布说：“政府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吃田鼠肉，以推动消灭田鼠。”

1982年美国总统一里根，根据美国全国鼠疫控制协会的报告，不得不紧急宣布每年六月份为全国控制鼠疫月；1983年美国国务院宣布成立灭鼠领导小组，以便指挥灭鼠工作。

瑞士政府在1983年的灭鼠运动中，公开贴出布告：凡上缴一条鼠尾者，奖赏47美分！墨西哥首都政府规定，每人一年必须灭鼠两只。印尼一个州政府规定，结婚男子须打死25只老鼠，否则不予批准结婚。1980年政府又制订了“养蛇消灭田鼠计划”。菲律宾政府宣布，上缴老鼠尾巴最多的妇女，将荣获“美女王后”的美称，政府还颁发了“灭鼠奖”，每捉一只老鼠奖给二点五美分。意大利1977年制订了每年开展一次群众灭鼠的制度。

但是，声势和规模最大的人鼠之战，当推埃及的一场战役，那简直堪称“世界大战”。1981年2月1日美联社从埃及尼罗河发出一则电讯，说尼罗河三角洲流域出现成千上万只老鼠，严重破坏着庄稼、果园，袭击家禽、人畜。埃及报纸和群众纷纷指责政府对鼠害听之任之，结果使得鼠害蔓延，成为埃及经济和人民健康的一大威胁。同年5月20日法新社又报道说：有一千多万只老鼠从尼罗河谷侵入了首都开罗的大门。这些老鼠有半公斤重，体长（由鼻子至尾的末端）35公分。当地居民一片恐慌！当地报纸连续报道各种可怕的“鼠祸”，《金字塔报》登出了读者这样的惊呼：“救救我们吧！我们完全被老鼠控制了，它们把我们的一切都抢光了，现在只有坐待它们来咬我们了！”于是，埃及政府被迫公开对鼠“宣战”！政府拨款五百万埃镑，国防部、农业部、卫生部以及一些大学、科研所组成一支1300名灭鼠专家的灭鼠大军，由国防部次长依沙率领，向老鼠发起进攻。他们的战斗口号是“见鼠就杀”！每周政府召开一次高级官员会议，听取战果

报告。据政府官员说，由于埃及的鼠害太严重了，所以政府决定从1982年起还要连续三年开展全国性灭鼠运动。1982年9月，农业部又成立了一个“中央行动机构”，专门负责指导全国灭鼠运动。埃及这次大规模的灭鼠计划，还得到许多国家的赞助。例如，西德联邦政府拨出800万美元经费，以赞助埃及购买摩托车、毒鼠药和开办捕鼠人员训练班；巴西和匈牙利则提供有关鼠情、鼠害和灭鼠技术的情报；英国提供毒鼠药，到1982年10月，仅从英国就进口了六千二百五十吨鼠药。此外，还从邻国购进了捕鼠机和喷火器，联合国有关组织也提供了资助。

我国，作为世界闻名古国之一，对于消灭老鼠历来十分重视。据报载，远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便曾以政府的名义颁发过灭鼠的法令。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中，便发现有一种叫《灭鼠律》的法令：凡家中鼠穴有“三个以上”者，就要受到“申斥”或“罚缴一只盾牌”的处分。可见，早在秦代我国便已相当重视群众灭鼠工作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句“战斗口号”，也正反映了我国人民对老鼠的深恶痛绝。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对灭鼠更加重视。在在五十年代，老鼠就被列为“四害”之首，每年春秋二季都要开展一次群众性的灭鼠突击活动，老鼠确实收敛了一阵子。但是，“史无前例”中，生产尚且无暇顾及，对老鼠自然“鞭长莫及”了。于是，鼠害日益猖獗。从1981年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各省党报，都曾刊登许多读者来信，呼吁加强灭鼠工作。1982年10月，我国农牧渔业部全国植保总站，向全国发出了：积极行动起来，消灭农田鼠害的号召；1983年2月23日，全国植保总站在北京召开了“十三省市区农田灭鼠座谈会”——这是建国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大型灭鼠工作

会议。会议呼吁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灭鼠工作，开展群众灭鼠活动。1983年3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开展春季灭鼠活动的通知。通知强调指出：对于鼠害“各级人民政府绝不能熟视无睹，听任不管”，要“发动群众，进行一次至几次突击性的灭鼠活动”，通知最后说：“今后几年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一定要把鼠害控制住。”紧接，全国鼠类学家和专家云集安徽合肥，商讨和制订对鼠斗争的策略和具体方法。1983年11月中旬，中央爱委会召开第六次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指出：当前，四害中老鼠危害最严重，要把灭鼠作为重点来抓，11月16日中央爱委会向各省市发出通知，《通知》要求各地立即行动起来，在今冬明春开展大规模的灭鼠活动，特别指出要“树立长期作战思想，每年要突击灭鼠两、三次。”1983年12月中旬，中国预防医学中心又在宁波主持召开了“全国灭鼠学术讨论会”。会议制订了“城乡灭鼠技术方案和暂行指标”，落实了“1984年全国灭鼠科研协作攻关项目计划”，并提出1984年灭鼠的主要措施是“城乡综合灭鼠”！

为响应国务院和中央爱委会的灭鼠号召，为普及电子捕灭鼠技术，四川省电子学会、成都市电子学会、成都市科技交流站、成都市防疫站、《成都卫生报》、《电子报》于1984年3月25日联合提出了召开“全国首届电子灭鼠技术交流会”的倡议。这一倡议，立即得到了全国各卫生防疫部门、灭鼠装置科研生产单位和用户单位的热烈响应。

能否利用声音对付老鼠？

全国有许多灭鼠能手或专家。例如：四川沈前明、山西赵生成等。这些能手或专家多能使用“十八般武艺”，但其中堪称“绝